

# 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

## ——刘鹗与太谷学派之关系

王学钧

光绪壬寅（1902年）四月，太谷学派同人在上海愚园举行了一次聚会，称愚园雅集。这是太谷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刘鹗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并写有《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这份文件，对研究刘鹗与太谷学派的关系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然而其中有误，迄今未见人拣出。而此误所以产生的原因，则能反映出刘鹗与太谷学派关系的一个侧面，故值得加以专门考辨。

### 一、关于李龙川卒年问题

《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下称《题序》）曾收入《铁云诗存》（刘蕙荪先生辑，齐鲁书社1980年12月版），后又收入《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下称《资料》）。这里所据为《资料》本。因为《资料》“编辑说明”中明确地说：“所收各文，凡有删改，均在注中说明。”又，“凡原件缺漏或不清之字，以□表示。”而这些措施，对《题序》一概未用，因此可视为与原件等。

但刘鹗《题序》开头即说：“泰山颓、梁木坏（《资料》本作“环”，此显系排字讹误而未校出，无关），龙川夫子上升于丙戌之冬。”（《资料》页48）这里，“丙戌”二字有误，当作乙酉（考证见下文）。

然而此误并非出自刘鹗，因为刘鹗当时根本就记不清李龙川的卒年。据刘蕙荪先生编《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齐鲁书社1982年

8月版，下称《长编》）第22页所据刘鹗手稿写作：“泰山颓，梁木坏，龙川夫子上升于□□岁之冬。”编者紧接着便“按壬寅年前十七年为丁亥，龙川逝世应在这一年。后叙草稿二字原空，大概是写时未计算。”这里明白道出关于李龙川卒年的“二字原空”，并推测李龙川卒年当在丁亥。

再查《铁云先生年谱长编》，在光绪壬寅年条下即第90页，则又全文过录了刘鹗《题序》。但此时则写作：“泰山颓，梁木坏，龙川夫子上升于丙戌之冬。”

显然，这里的“丙戌”二字并非刘鹗原稿所有，而是后人所添加。而《资料》本“丙戌”二字乃出于此。

但李龙川卒年既非“丁亥”，也非“丙戌”，而是光绪十一年乙酉。据《龙川夫子年谱》（泰州图书馆藏抄本）载：李龙川

“生于嘉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一日，终于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初三日，享寿七十有八岁。”又，在光绪十一年乙酉条下记有：

“十一月朔沐发，初三日易簪……。”这里前后记载一致。《龙川夫子年谱》系由李龙川的弟子谢逢源（字石溪）所编。他在年谱后记中写道：

右先师龙川夫子年谱，起戊辰迄乙酉，凡七十有八年。编年为纲，纪事为目。人事有间，天时无间，道统之源流，学人之考绩，嘉言懿行，据事直书。己未以前事实闻诸夫子，丙寅至丙子十年离群索居，仅得大略。丁卯而后，南北追随，未离左右。呜呼，逢源事夫子年最久，迹最亲，管窥蠡测，知不足知。特恐人往风微，传闻互异，不且久而愈失其真乎？言念及此，究不敢以不文辞而默焉无述也。草创既成，分录两卷，希我诸同志修饰润色，各出其所闻、所知以补所不足，俾后之闻风兴起之士有访求龙川事迹，为文献之征者获睹斯编，庶无传信传疑之憾也已。 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门下溧阳谢逢源再拜言。

## 二、刘鹗与李龙川

笔者所感兴趣的，是刘鹗怎么会记不起李龙川的卒年？这个问题所以产生，是因为《资料》本和《长编》第90页在“龙川夫子上升于丙戌之冬”后，紧接着便是：“三年心丧毕阕，弟子东西南北，飘泊于天各一方，历十有七年，岁在壬寅，黄先生希平由山东解组至海陵而与蒋先生子明会，相携来沪上。予亦因事自至北京。”问题是：如果刘鹗记得从李龙川卒年到光绪壬寅，其间“历十有七年”，那么他是很容易想起李龙川卒年的。现在，刘鹗《题序》手稿中关于李龙川卒年既然“二字原空”，那么这“历十有七年”这样不算短而又确切的年数有何凭据？答案只有一个，即刘鹗既记不起李龙川卒年，所以在《题序》中关于李龙川卒年只好“二字原空”；至于从李龙川卒到光绪壬寅间“历十有七年”当另有所据。这个根据便是黄葆年（号希平）的《题愚园雅集图并序》。

查刘鹗《壬寅日记》，在八月初十日记有“接仲素婿来函，并《愚园雅集图序》。”（《资料》页191）仲素即黄仲素，是黄葆年的儿子，刘鹗的女婿，后来成为太谷学派的第五代传人。这里提到的《愚园雅集图序》即为黄葆年所作，收入《归群草堂诗集》（抄本）卷二时题为《题愚园雅集图并序》。黄葆年在“序”中说：“壬寅夏，予归自东山，实君毛公招饮于此。……年之驱驰于外也十有七年矣。”而刘鹗的《题序》则作于见到黄葆年《题愚园雅集图并序》后一年，即光绪癸卯（1903年）。这犹如刘鹗《题序》所说，当壬寅愚园雅集之日，“诸君四芻顾而乐之曰：‘如此雅集，不可以无图’。遂据东轩长几，奋笔急写，但闻稷稷如春蚕食叶之声。为之振纸研墨者，诸子光和也。不食时顷而图成，黄先生为之序，传其神也。同时诸人，皆有题咏，卷存归群草堂。迟一年，予属胡子仲尹图一副本，不敢僭作后序，记

其事也，俾后之人有所考焉。”从这里所透露的消息，表明刘鹗的《题序》是本诸黄葆年的《题愚园雅集并序》。有了黄葆年所说的“年之驱驰于外也十有七年”，才有刘鹗所说的“弟子东西南北，飘泊于天各一方，历十有七年。”

然而刘鹗未能利用“十有七年”这个数字来推算李龙川卒年，则表明两点：第一，刘鹗根本不知道李龙川卒年；第二，他也不知道李龙川临终的遗命，因而无从知道黄葆年“驱驰于外”所完成的使命。第二点情况比较复杂，留待下一节讨论。这里先说第一点。

刘鹗是李龙川的拜门弟子，李龙川是太谷学派第二传南宗山长。但刘鹗一生只见过李龙川三次。第一次是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但未拜门。第二次是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这一次才正式拜门。此时的李龙川已七十五岁。《龙川夫子年谱》载：“光绪八年壬午，七十五岁。秋，张国英请游上海。丹徒刘鹗来，泰州高尔庚来。命授泰阶、泰鼎读。鹗字云抟，尔庚字星仲，州庠生。”据《龙川夫子年谱》体例，凡写明某某来或来游，并紧接着对此人略加介绍者，即表明此人本年正式拜门被纳为门弟子。刘鹗第三次见到李龙川则是在光绪十年甲申（1884），这一年适值中法战争爆发。《龙川夫子年谱》载：“光绪十年甲申，七十七岁。四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黄樾、刘梦熊、刘鹗、赵成、拱铨游上海。寓西中和里。四月命陈士毅奉经诣芦台，黄葆年奉经诣遵化。五月师长子汉章卒于扬。六月中法失和，八月师回海陵。”海陵即泰州古称。李龙川本是江苏仪征人。太平军攻清军江北大营时，经仪征烧城而过，他与张积中的家园均毁之一炬；又兼“黄崖教案”所牵连，李龙川流寓扬州、江都之间，后定居于泰州。其生活由门弟子轮流“供奉”。也就在这年十月，刘鹗遭父丧，回淮安家中（《长编》页13）。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乙酉，是李龙川卒年。《龙川夫子年谱》载：“十



一年乙酉，七十八岁。师在王锦明家。二月王宅火，师家居。三月率陈士毅、黄葆年、谢逢源、赵成、拱铨游上海，仍寓西中和里。五月迁清和坊。毛庆蕃自豫章来谒。中法和。秋七月冥赙，先率逢源回泰州。八月遣赵成回山东。十月二十三日遗命。十一月初三日寿终。十二月二十日葬青山紫泥窪。”青山即今江苏仪征青山，又称大青山。太谷学派宗师周太谷（？—1832）也葬于此。李龙川这一年游沪，刘鹗与乃兄刘梦熊均未随行。而李龙川这年的一系列事件，刘鹗也都不得而知。

因此，尽管刘鹗之遭父丧与李龙川之死两事相随，十分易于记忆，且有黄葆年《题愚园雅集图并序》的“十有七年”作为提示，他仍然写不出李龙川的卒年，原因即在李龙川光绪乙酉年的情形他不得而知。

### 三、李龙川的传人问题

刘鹗之孙刘蕙荪先生曾描述过太谷学派的承传谱系。就笔者见闻所及，迄今论到太谷学派的文章，都是以刘先生的说法为据。这个说法是：周太谷开创太谷学派，传下两个传人，即张积中（字不石）和李龙川，并命张积中“还道于北”，李龙川“传道于南”。这没有问题。张积中在同治五年的“黄崖教案”中死难，积中无继人。于是李龙川命自己的弟子蒋文田承桃积中一脉，称北宗，自己为南宗。“龙川歿，南宗无继人”。到愚园雅集，则由“铁云先生和毛实君等人建议，开讲舍于苏州，南北合宗，黄、蒋两先生并为山长。”（《长编》页92）严薇青先生有《刘鹗和太谷学派》一文，便沿用此说法，称“龙川死后，门弟子公推黄葆年为南宗继承人。”（《资料》页637）对这个说法，刘、严二位先生都没有提出文献根据。笔者在研究太谷学派的历史和思想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沿用这个说法，就会与太谷学派内部的承传规范和思想相矛盾。因此需要将它提出来加以讨论。

太谷学派遵循“命由师传”的规范，即后任学派山长必由先师指定，方成法定传人。这与禅宗颇为相似，虽然没有“衣钵”为凭证。因此与“共推”之说实在相距很远。

实际上，黄葆年和蒋文田便是李龙川生前指定的法定传人。光绪十一年乙酉，李龙川由上海回到泰州即病倒不起，《龙川夫子年谱》本年记：“师在海陵尝曰：‘吾门有建安则子弟日亲，有锡朋则讲学益明。’又曰：‘子明好学，可为教授也；石溪通变，可使四方也。’”锡朋即黄葆年，子明即蒋文田。以黄葆年主“讲学”，以蒋文田主“教授”，质言之，即共掌学派教席，且以黄为主，以蒋为辅。其余建安即陈士毅，于李龙川歿后一年即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去世。石溪即谢逢源。

黄葆年（1845—1924），江苏泰州人，字锡朋，又字隰朋，号希平。同治三年（1864），由蒋文田引见，得以拜从李龙川。在李龙川诸弟子中，他最受器重。李龙川《龙川诗抄》中有《赠黄锡朋》一首云：

汝南晨鸡喔喔啼，牛医头角独嶮巇。

他日可能为吾舌，不愧天生黄隰朋。

黄葆年自己也说，李龙川讲学时，“每义当至精、辞当至远，必顾年而属之曰：女为我留赠后人。”（抄本《新泰州学案》卷上）由此可见李龙川早就有心以黄葆年为自己的传人，而临终前宣布这个决定，自属当然。

自李龙川歿后，即自光绪十二年丙戌（1866）到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为十七年。这十七年间，并非如刘鹗《题序》所说“弟子东西南北，飘泊于天各一方”，而是并未间断活动。只是这段时间正是刘鹗致力于治河、兴办实业和庚子赈难诸事业，对学派活动既未参加也不清楚罢了。他出席太谷学派愚园雅集，也并非事先被通知，而是犹如他在《题序》中所说：“予亦因事自至北京。”这个“事”在刘鹗《壬寅日记》里有记载，即到上

海委托义善源出售福公司股票事(《长编》页89)。而黄葆年在这十七年间,一方面在山东为官,一方面则禀承李龙川遗命以学派山长的身分完成联合太谷学派南北弟子的事业。这是研究太谷学派历史所不可忽略的事件。虽然详细道来很费篇幅,但粗陈梗概还是必要的。

《龙川夫子年谱》在光绪十一年乙酉条下记载李龙川遗命又说:“数定锡朋明年当赴山左承嗣北宗。将来道运之兴,由北而南,南隐北显,自古而然。”

在黄葆年和蒋文田之间,其实只有黄葆年有条件去山东“承嗣北宗。”他是同治癸酉(1873)科举人,光绪庚辰(1880)科进士。他考进士,也是奉李龙川之命,曾三上京师赴春闱。其《赠仲杰》诗(抄本《归群草堂诗集》卷一)云:

飘蓬本无定, 何者为他乡。

但得声气同, 便教形迹忘。

伊余奉师命, 三度游京国。

浮荣安足牵, 重任难自释。

仲杰即王仲杰,也是李龙川的弟子。黄葆年始于光绪十二年丙戌出任山东淄阳县令,后又相继转任山东朝城、武阳、莱阳、福山、泗水县令,凡十七年。这便是黄葆年在《题愚园雅集图并序》中所说的“年之驱驰于外也十有七年”的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便是他所禀承的“承嗣北宗”的使命。

这里所谓承嗣北宗,即承嗣张积中(1806—1866)。张积中曾禀承先师周太谷遗命“还道于北”,于1857年举家由江苏仪征迁往山东,定居在肥城、长清县间的黄崖山中。周太谷自称上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绪,发先圣不显传之秘。而山东为孔子的诞生地和儒学的发祥地,故有“还道”之说。张积中在黄崖山中开辟草莱,建立家园。又公开收徒讲学,名声大振,民间或称为“张七先生”,或称为“圣人”。十年间依张积中聚族而居

的弟子，或说有两千余人，或说有两千家，总之，他的弟子很多。同治五年（1866）山东巡抚阎敬铭以“聚众谋反”为辞围剿黄崖山，张积中不屈，举家自焚。门弟子或聚室自焚从死，或抵抗失败而遭惨杀，无一屈服。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黄崖教案。”张积中因横遭不测，没有法定传人。其未遇难弟子或投奔李龙川，如赵成、吴载勋、虞作恭、虞作哲、赵宽等，或下落不明，或聚集在朱玉川周围。朱玉川（刘鹗《题序》中朱莲峰的族兄）名朱渊，朱莲峰名朱濂，均山东长清县人。朱玉川的父兄都是张积中的弟子，在黄崖教案中死难。案发后，朱玉川与朱莲峰埋葬死难者遗骸，并设养蒙堂收养和教授难裔。朱玉川虽不是张积中的法定传人，却是幸存弟子的自然领袖，今存《养蒙堂遗集》四卷。上文曾引《龙川夫子年谱》光绪十年，李龙川命“黄葆年奉经诣遵化。”此行即是将学派经典送给王仲杰，因王仲杰当时任河北遵化县令。黄葆年由遵化南归途经山东济南，朱玉川、朱莲峰、赵成（字伯言）听到消息即赶来相会，这是朱、黄第一次见面。黄葆年有《赠黄崖学者并序》（抄本《归群草堂诗集》卷一）云：

朱君玉川、莲峰兄弟暨赵君伯言皆长清人，黄崖旧学人也。得叶、吴两君书知予在济南，步行来访，接谈甚洽。予感而赋赠：

党锢于今铸铁成，凄凉犹见鲁诸生。  
严风朔雪知松柏，地北天南有弟兄。  
大厦难支思郭泰，孤儿何处问程婴。  
十年心绪征尘里，此夕樽前无尽情。

又有《留别黄崖学者》（见同上）云：

早岁钦风义，中年感乱离。  
会期方恨晚，别酒忽教持。  
东下河流远，南飞雁影迟。

青山红树外，处处起相思。

黄葆年在山东为官，每到一地都有讲学活动，且学派南北弟子纷来沓至，聚会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光绪丙申（1896）夏，黄葆年调署福山，秋冬之交，太谷学派南北弟子在此举行了一次重要聚会。聚会内容一是同游芝阳洞，一是讲学。黄葆年记其事云：

福山濒海，东尽之罘。……丙申夏，予来兹土。秋冬之交，同人先后至而登山怀古之兴作焉。……是会也，先者若朱玉川、达听香二老，后者若颜杏甫、吾甥李平孙二生，长者若谢石溪、朱莲峰、蒋子明、高星仲、毛实君五君。从者若钱希范、袁淡秋、葛仲修三子。皆素心人也。其童子而得与于斯者，则刘子颐仲，次儿彭，三儿三也。（抄本《归群草堂诗集》卷一）

其中，朱玉川和朱莲峰是张积中弟子。达听香（桂葆）、谢石溪（逢源）、蒋子明（文田）、高星仲（尔庚）、毛实君（庆蕃）均是李龙川弟子。钱希范、袁淡秋、葛仲修则是李龙川歿后蒋文田主讲龙溪草堂时所收新弟子。李平孙是李龙川的孙子，后来成为太谷学派继黄葆年之后的第四代法定传人。刘颐仲即刘履仲，是刘鹗次子。彭即黄寿彭（仲素）、三即黄寿三，分别是黄葆年的次子和三子。其中黄寿彭是刘鹗的女婿，也是太谷学派继李平孙之后的法定传人。

这次聚会集中了太谷学派当时南北弟子的最重要的人物，但刘鹗没有参加。黄葆年有《讲学》（抄本《归群草堂诗集》卷二）一诗表达了这次聚会的题旨和欢乐情怀，云：

吹如兰臭气如虹，都在氤氲一口中。  
出谷有声才是雅，好音不嗣便无风。  
花因微笑加之叶，剑以能鸣化作龙。  
早向东西求匹偶，好联南北到空同。



“空同”既喻指周太谷，因周太谷号空同子；也喻指学派所神往的境界。这“好联南北到空同”，便是黄葆年在实现着李龙川的“遗命”。而朱玉川则报以衷心响应：“愿随诸子游空同。”（抄本《养蒙堂遗集》卷四）

光绪戊戌（1898）黄葆年调署泗水县，直至光绪壬寅（1902）辞官，这期间南北合宗一事酝酿成熟。黄葆年在《庚子（1900）第二花朝蝴蝶会诗并序》中即充满信心地说：“盖将以斯会为还道于东之仲月，即以是朝为传道于南之早春也。”（抄本《归群草堂诗集》卷二）这里“东”即指山东。朱玉川同样予以衷心响应，他在《赠同学诸友》（抄本《养蒙堂遗集》卷四）中说：

日月如梭不我留，    千金一刻总难求。  
为山九仞须前进，    考绩三年验实修。  
都把言行归觉路，    先将孝弟立丹头。  
龙川不远黄崖迹，    愿作生生世世游。

“龙川”喻指李龙川，“黄崖”喻指张积中。黄葆年在完成先师遗命，实现太谷学派南北弟子的联合后，便于光绪壬寅在泗水县令任上辞官，回到泰州与蒋文田汇合。同年，他们同去上海。当时毛庆蕃任上海机器机造局总理，便作东道主，招集学派弟子，在愚园聚会。这便是愚园雅集的由来。在这次雅集背后，则如前所述，凝聚着太谷学派以往的历史。刘鹗也因事从北京到上海，适逢其会。愚园雅集的主要成果，是议定设归群草堂。归群草堂选址苏州葑门内十全街。同年九月，归群草堂开学。黄葆年则移家苏州（直至终老于此），常往归群草堂，与蒋文田共掌教席。但蒋文田仍居家泰州，不时往返于两地之间。不数年黄葆年声名大振，有“东南理学大师”之称。中国文化史和历史学家柳诒征先生曾得黄葆年弟子钟泰教授之助，辑《新泰州学案》（抄本）称黄氏思想当为“历朝学案之殿”。可惜，中国思想史研究迄今尚未对黄葆年予以应有的注意。

蒋文田（1845—1909），江苏泰州人，字子明，学派中人称龙溪先生，现存《龙溪先生文集》和《龙溪先生诗集》（抄本）。他仅为一秀才，终身不仕。李龙川歿后，他禀承李龙川遗命，辅佐黄葆年。黄葆年去山东为官，蒋文田则活动于泰州、扬州、苏州之间收徒讲学。他的弟子中最重要的是杨蔚霞（士晟）。此人是清末大官僚杨士琦、杨士骧的哥哥。但蔚霞与乃弟不同，一心学“道”，几次央人引见才得以拜从蒋文田。这批资料收录在《龙溪先生文集》中。刘鹗在《题序》中亦曾提到他。

但自归群草堂创办后，太谷学派所有弟子一齐归于归群草堂。从此所纳新弟子都得由黄葆年考核决定去取。例如刘鹗曾引见御史乔树枬（茂轩）从北京到苏州拜门，经黄葆年同意才得为门弟子。又如著名诗人陈三立亦想拜门，但未经黄葆年同意，则不得为门弟子。这是太谷学派的规矩。

#### 四、结 语

因此，刘鹗《题序》所说“龙川夫子上升于□□之冬”不当填为“丙戌”。如果要加说明，则当指“□□”为乙酉。《题序》所说“三年心丧毕阕，弟子东西南北，飘泊于天各一方，历十有七年”则与太谷学派的历史不合。从而，说黄葆年是由门弟子“共推”为山长，或说李龙川歿“南宗无继人”，亦不确。那么，有必要对太谷学派前三传的承传谱系加以重新描述：即太谷学派由周太谷（？—1832）所创，传张积中（1806—1866）为北宗、李龙川（1808—1885）为南宗。李龙川传黄葆年（1845—1924）和蒋文田（1845—1909）。其中，是黄葆年而非蒋文田以法定传人的身分曾“承嗣北宗”，完成太谷学派南北弟子的联合，同归于归群草堂。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